

# 我軍再度收復趙縣

## 大同前綫解放孤山平旺

【本報訊】我軍在趙縣前綫，自九月二十二日發動反攻以來，進展神速，連克重鎮。現已完全收復趙縣，並正向孤山、平旺等處推進。大同前綫，我軍亦取得重大勝利，現正向孤山、平旺等處推進。大同前綫，我軍亦取得重大勝利，現正向孤山、平旺等處推進。

# 星島二百餘僑團大會

## 擁護陳嘉庚致杜魯門停止援蔣電

【本報訊】星島僑團大會，於九月二十二日舉行，出席僑團代表二百餘人。大會通過擁護陳嘉庚致杜魯門停止援蔣電，並通過其他重要決議。大會並通過擁護陳嘉庚致杜魯門停止援蔣電，並通過其他重要決議。

# 渝廿四人民團體宣言響應

## 美軍損害中國主權我已忍無可忍

【本報訊】重慶二十四日，各界人民團體發表宣言，熱烈響應我軍之反攻。宣言指出，美軍之損害中國主權，已使我忍無可忍。宣言並呼籲美軍停止援蔣，以維護中國之獨立與主權。

# 海內外同聲催促美軍離華

【本報訊】海內外華僑，一致呼籲美軍停止援蔣，並催促美軍離華。華僑代表紛紛發表聲明，指出美軍之援蔣行為，嚴重損害中國之利益，並呼籲美軍停止援蔣，以維護中國之獨立與主權。

# 延市各廠普遍增產

## 被服廠工人日夜加工製寒衣

【本報訊】延市各工廠，為支援前綫，普遍增產。被服廠工人日夜加工，製成大批寒衣，以支援前綫將士。延市各工廠，為支援前綫，普遍增產。被服廠工人日夜加工，製成大批寒衣，以支援前綫將士。

# 東北名流舉行座談

## 哈爾濱開始運動週

【本報訊】東北名流，於九月二十二日舉行座談，討論當前局勢。哈爾濱亦開始運動週，市民踴躍參加。東北名流，於九月二十二日舉行座談，討論當前局勢。哈爾濱亦開始運動週，市民踴躍參加。

# 新華社記者評司徒雷登

## 粉飾中美反動派罪行

【本報訊】新華社記者，對司徒雷登之言行，發表評論。評論指出，司徒雷登之言行，旨在粉飾中美反動派之罪行，並企圖破壞我軍之反攻。評論並呼籲我軍繼續前進，以取得最後之勝利。

# 爭取全面抵抗的勝利

【本報訊】我軍在全面抵抗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這些勝利，不僅打擊了敵人的氣焰，也鼓舞了我們自己的士氣。我們必須繼續爭取全面抵抗的勝利，直到最後一刻。我軍在全面抵抗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這些勝利，不僅打擊了敵人的氣焰，也鼓舞了我們自己的士氣。我們必須繼續爭取全面抵抗的勝利，直到最後一刻。







# 英加澳瑞等政府人士一致認為 美經濟危機即將到來

## 加瑞均不願以通貨折合美元

【本報訊】美英加澳瑞等國政府人士，最近紛紛發表談話，一致認為美國經濟危機即將到來。他們指出，美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已使美國經濟陷入嚴重的危機。如果美國政府不採取果斷措施，美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加拿大、澳洲、英國和瑞士等國政府人士，均表示不願以通貨折合美元，以維持其國家的經濟穩定。

# 罷工減產航運停滯

## 男女工人遊行示威

【本報訊】罷工減產航運停滯，男女工人遊行示威。由於罷工行動，美國各地的航運業已陷入停滯狀態，許多貨物無法運送。男女工人們在街頭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的經濟政策。他們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以解決目前的經濟危機。

# 大商人對肉類價格

## 憤慨異常

【本報訊】大商人對肉類價格憤慨異常。由於肉類價格的飛漲，大商人們對此表示極大的不滿。他們認為，政府應該採取措施，以穩定肉類價格，以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 美國戰後經濟恐慌

## 美共中委詹姆士·愛倫作

【本報訊】美國戰後經濟恐慌，美共中委詹姆士·愛倫作。詹姆士·愛倫在最近的演講中指出，美國戰後經濟將面臨嚴重的恐慌。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採取果斷措施，以解決目前的經濟危機。他還指出，美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已使美國經濟陷入嚴重的危機。

# 美國侵略野心勃勃

## 將向法國要求永久基地

【本報訊】美國侵略野心勃勃，將向法國要求永久基地。美國政府最近向法國政府提出，要求法國政府將其在北非的領土，作為美國的永久基地。美國政府表示，如果法國政府不答應這一要求，美國將採取果斷措施，以保護其利益。

# 和會通過羅保匈和約

## 南國要求英軍離希及美軍退出地中海

【本報訊】和會通過羅保匈和約，南國要求英軍離希及美軍退出地中海。在最近的和會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等國，已與盟軍簽署了和約。然而，南斯拉夫和希臘等國，則要求盟軍撤出地中海地區，以恢復其國家的獨立。

# 法國新憲今日復決

## 共產黨力爭批准

【本報訊】法國新憲今日復決，共產黨力爭批准。法國政府最近舉行了一項公投，以決定是否批准新的憲法。共產黨表示，他們將全力爭取批准新的憲法，以實現法國的民主改革。

# 多腦河問題

## 竟通過美建議

【本報訊】多腦河問題，竟通過美建議。在最近的會議中，關於多腦河問題的建議，已獲得通過。這一建議旨在解決多腦河地區的洪水問題，並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 地下民主運動日增

## 菲政府部長緊急會議

【本報訊】地下民主運動日增，菲政府部長緊急會議。菲律賓政府最近舉行了一項緊急會議，以討論地下民主運動日益猖獗的情況。政府官員表示，他們將採取果斷措施，以打擊地下民主運動。

# 警團襲川大學生

## 學生生活提督官警察，向政府抗議

【本報訊】警團襲川大學生，學生生活提督官警察，向政府抗議。四川大學學生最近遭到警察的襲擊，學生們對此表示極大的不滿。學生生活提督官已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以保護學生的安全。

# 抗蔣軍屠殺血案

## 南昌蔣軍屠殺血案

【本報訊】抗蔣軍屠殺血案，南昌蔣軍屠殺血案。在南昌，抗蔣軍與蔣軍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鬥，結果抗蔣軍被屠殺。這一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關注。

# 徐州槍殺學生事件

## 決定大肆搜捕與檢查

【本報訊】徐州槍殺學生事件，決定大肆搜捕與檢查。徐州發生的一起槍殺學生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關注。政府決定在徐州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搜捕與檢查，以查明事件的真相。

# 刺得粵人無完膚了

## 軍糧徵實還要苛捐

【本報訊】刺得粵人無完膚了，軍糧徵實還要苛捐。在廣東地區，軍糧徵實工作進展順利，但同時還存在著苛捐雜稅的問題。這使得當地居民的生活更加困難。

# 竟遭蔣軍包圍槍擊

## 長春各大學生「反蔣」請願

【本報訊】竟遭蔣軍包圍槍擊，長春各大學生「反蔣」請願。長春市的各大學生，最近舉行了一項「反蔣」請願活動。他們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以保護學生的安全，並反對蔣軍的暴行。



爲了保衛中國！

替落修

如果看美國總統哈定和中國實賊陳炯明我們多少可以發覺德國和波蘭軍事退出中國運動了，那時我們就帶有鐵錘回答：『不，不，不！』

在美國帝國主義看來，現在世界上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國家，除了他的勢力範圍之外，只可分爲秘密占領的兩類：一類是「真空」，一類是「鐵籠」。凡某鄰國的政局還沒有穩定，美國帝國主義便暗勢力或其走狗的勢力還沒有能確立起來的地方，它都把握而叫做「真空」，更明白的說，是所謂「政治的」真空」，於是它就像懷抱小孩子一樣地麻懸說：『好危險的「真空」呀，「俄國共產主義的險鬼」就要過人進去了！』於是它就叫「名正言順」地把它受過暗勢力開過這個「真空」裏去「充實」一下。另一方面，美「帝國」主義又把凡是民族得到了獨立，人民起來做了自己的主人

，政局已經非常安定，因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不能夠便滲入或被迫退出，在地方，都叫作「鐵籠」，「好危險」，在俄國「鐵籠」裏面，究竟是一俄共無產主義呢？「世界上」四處，就必須讓美帝國主義的勢力進去「開改」一下。

現在美帝國主義正是在這個「反蘇」的藉口下，進行加速度的拋亡中國的工作，他們說，美國軍事力量退出中國以後，中國就會成爲政治上的「真空」，「俄共共產主義」的勢力，就會在那裏大大發展起來，因此爲了防蘇，美軍及一羣美國反動派及其幫派就取出中國。這是美帝國主義及其幫派最陰險的計策，今年流行到同金世界的一種銅貨，今年六個議員，可算典型的代表。他們在中國及回到華盛頓以後，都曾一再地發表他們還未出發時就預先擬好了的上述的

「如果果得反以對付，他們更加加個『蘇聯帝國』的別名。在這樣的藉口下，他們輕輕巧巧地就滅亡了別人的國家。希特勒曾進及蘇聯之前，並不是先就滅亡了蘇聯的十四個國家，而且把英國也打倒了，招架不住嗎？日本法蘭斯不是幾乎獲得了整個的歐洲，而後被俄國不敵發動反蘇嗎？現在在帝國主義戰後略中國，侵略英法及其屬地，侵略世界上其餘的許多中立國家時，也無一不是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反蘇聯時的再版，而希芬石羅也正是奧斯林、拉伐爾、在精研聖典的再生。美國帝國主義現在就是在這套總綱和「理論」下來進行滅亡中國的工程，他們說：『將管區，因而也就是管區，是『真正』，很不得，壓了『國共共產主義勢力』，壓把他們了：解放區，也即民主區，是『傀儡』，『共產主義』，不准外國勢力進去，非打滅不

國已再受英帝國主義之分割，如果中國已再受英帝國主義之分割及蘇聯之侵略，侵略時，天下，那就國亡無日了。」因此，今天全中國人民都要求美國當局徹底放棄其滅亡中國的一切侵略行為，在目前首先就是停止援助蔣介石，撤退一切在華美軍的駐紮，乃是神聖的愛國運動。如果美國帝國主義不願放棄帝國主義侵略一時獨現，但最後也難免要出現另一個再版——希特勒滅亡的再版。如果不信，就請看親近的紐倫堡！

今天中國人民所最關心吊膽的，不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什麼反蘇不反蘇，而是我們自己民族生存的問題，今天中國人民所最不可覺悟的權利與義務，就是勇敢起來：

保衛中國！

的飛機大炮投將了  
 山上山下跑開的泥  
 原來是一團泥泥  
 一團泥泥原來是泥  
 投將了給老將  
 飛機送給老將  
 到了的泥泥飛機場  
 結尾兵投將  
 飛機場  
 軍火和糧物投將  
 內河上填落人手掌  
 老馬影老馬  
 中國人民不你的害！  
 (丹水)  
 閣下了。他的隊伍從後身  
 旁圍了上去。  
 機轟，山谷中的胡蜂說  
 蜂，咕噥噥。機拍和蜂  
 的翅膀被拍下去了，一面  
 對遠處被拍下去了，一面

與海軍在泗無觸戰  
 昨，幾乎每天發生，  
 日那艦引其主艦團  
 之傷害、毀壞、損毀  
 十月份共犯案六起  
 十二月份廿一起，亦即十月份中  
 一月份其時為兩天一起，到十二  
 犯案一起。另該六個月報數的不完  
 二月至今年七月卅日開發生的三  
 案中，受傷的人數達四十四人，  
 以官方統計中十二月份的被害案  
 傷害案一起，死傷一人計算，十  
 無故被害中國人民已達三百人以  
 ；充分表現美軍的殘暴，例如：  
 二百左右，上航以口路（即天主  
 首領美國水兵以美軍傷人為主  
 ，開頭者人由入路，截得退還，  
 二千，又各一萬，現年四十八萬  
 十照章第一一七五號人力車，  
 在波蘭拉西班牙人「預備會」前

美 | 軍 | 在 | 華  
 暴 | 行 | 錄  
 十二月份廿一起，亦即十月份中  
 一月份其時為兩天一起，到十二  
 犯案一起。另該六個月報數的不完  
 二月至今年七月卅日開發生的三  
 案中，受傷的人數達四十四人，  
 以官方統計中十二月份的被害案  
 傷害案一起，死傷一人計算，十  
 無故被害中國人民已達三百人以  
 ；充分表現美軍的殘暴，例如：  
 二百左右，上航以口路（即天主  
 首領美國水兵以美軍傷人為主  
 ，開頭者人由入路，截得退還，  
 二千，又各一萬，現年四十八萬  
 十照章第一一七五號人力車，  
 在波蘭拉西班牙人「預備會」前

美水兵隨意肆虐



從第四監獄  
到第一監獄

我們再食第二天，開期吃早飯，樂翻小門一格鬥一吓開了，又去鑿牆。長思恩在小孔中探視了一下。

「你們吃乾糧了沒有？」  
「吃過粥似的開。」  
「吃過了！」我們也很乾脆的答。

「把你們行李都捆好，」  
「真有發生氣的樣子，」  
「快點！一點，小門關了，我的乾。」

叫我下車，頂上仍盤被大衣裹着，靈敏員替着我大衣向前走，眼睛睜得很大看見自己腳底下一尺多寬的地方，你要走到一道鐵門了。不知一個什麼人，在我的耳旁低聲的問了一聲：「你是那一號號子的？」他的意思要我回白了一個牌子蓋紙出來的。  
「東話五號。」我簡單的回答。

於是隨到他們低聲的說：

「把他們拿到東梯十一號裏去。」

一位同志過來了，搬來了。仍然

關紫荆邊街

馮 牧

# 街過刑紫關

## 馮 牧

宜而急的丹江在日夜奔流。刑紫關，有如一條緊蹙的巨口，矗立在羣山之間。這裏最入目的門戶，是古來著名的「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天險。我們的隊伍要告停，要往西去，縱然敵人在一切山口上都佈下了陷阱，他們還是毫無怯！

預定的佔領計劃的計劃沒有來得及實現，胡宗南的軍隊顯露得便利的交通工具，從清江一帶過到了。等到我們這支訓練、疲憊、疲憊的隊伍在進到刑紫關的門坎前，在兩面的羣山峻嶺之間，附近，被深溝和峽谷之間已經佈置了。被在胡宗南。而在後面，劉峙派了。的軍隊，也已昂昂而到。

情況已經到了極端險惡的地步。敵人現在還在胡宗南增援平穩處「天誅地滅」中消滅我們的隊伍，而胡宗南在地理上或武力上，都有著他們自己的足跡的羣山。他們相信：獎金是百折不撓的勇氣，在這種也會得到救命的一擊的。然而，也許正是在這種對現實估計的「勝利」的時候吧，我們的隊伍却到了：不向斜關而中突進攻擊，而南面渡江，向刑紫關南面一帶山中突進。夏天的江水又漲又寬，水流十分湍急，是一個深夜裏，我們的隊伍渡江了。大家個個人舉成一組，抵抗武裝巡邏在頭上或肩上的。手挽手淌水而過。要抵抗洶湧的流水是不容易的，時常有些體弱的同志和小鬼

這樣，一向勇猛善戰的二營被衝破的佈置，到最後而後。他們跑步前進，到一片距離人不遠的山谷中，他們停止下來，聆聽王震志的戰守動員。

王司令站在一塊石上，臉色嚴峻而鎮定。他開始地向戰士們敘述着當前的險惡情況。「要密切察前哨，我們前進的途中，憤怒的殘兵在路中一個字一個字地逼出來：『他不與我們活下去，他不與我們到陝西去，我們怎麼了！』」

他在洶湧中的變見，『打！』在大家中響起了一片喊聲，大家高舉着槍，像一片森林，『打！』王震志的紅紅的臉，似乎是在與敵交鋒：『我們要打出第一營出來，我們要打到陝西去！』戰士們，隱隱似乎睜開的眼光，高喊着，回聲在山谷中振盪。

已經掃清了，隊伍開始前進。

然急插入云的大山，中只有一條小路可通；非戰鬥部隊緊隨在衝鋒營後，縱橫而前。大家都懷着一種緊張而充滿了希望的心情，希冀現在在走着的是——一條比較聰明的道路。如果這一線敵人防衛的兵力不多，在這樣的濃霧下，隊伍是能穿過這嚴重的一關的。

九團的副團長周長和前衛連走在最前面，走在他旁邊的是五連連長黃子衡。他們提着手槍，仔細搜索着前面的動靜。忽然，他們的視線在不遠的山腰上的叢草裏在搜索着，好像說有人在從樹幹什麼。

「前面！第一部份！」賀連長來不及分辯，便問道：「是？又圖二區的一？」上面回答：

事情突然明瞭了，前面就是敵人他們盤踞在中山上，正在修工事。而我們的隊伍要通過的那條小路，正離他們不遠。戰鬥又

在迅速的指揮下分成了三路：六連在中翼，四連在左翼，五連在右翼，向山坡上跑去。他們堅固地一隊人消滅，然後捲撲后面的隊伍從這個通道。

當接受完團長的命令時，前面敵人工事的生命線，六連副團長張龍的副團長發給他，一隻手握着個手榴彈，就向齊頭掃人是軍官的人，很快可以隱藏的地方。而當他們繼續向前進行的時候，突然在左方和有援方的山頂上也都響起了最後的炮聲，原來四面和山上的那些敵人的堡壘和炮台，他們的戰術的一步，前面的手榴彈和四面的一排砲便像一陣猛烈的地震下來，震得只好迅速退到後面，等待魚雷船輪後，又爬上去了。接濟是第三次，第四次……雖然敵人佔領了絕對的優勢，手榴彈可以從他的右臂彎左射，彈

問汪逆亮不成了！——你們不要害我，快去招護一拂的菊花的同志！」

他竟折斷了山下。團長一看見敵機是血，就流下了眼淚，說：「你爲什麼這樣呢？」王司令也哭了，他自己的担架被抬走了，他還是不肯坐，強迫他上去了，走了幾步，看見一隊勇士分區的同志，他又跪了下來，一躍地坐，我聽他這愛語，只要還有兩口氣，我就是一行打打滾。

當晚和南線發一陣火，一陣炮聲，清道場無人勝的山嶺。敵人陣地一個個被我們戰士以無匹的英勇佔領。敵人的大刀在我們腳下。這時，就在這山嶺中指揮下，石壁正在敵軍中的山嶺的石側，打開了一條新的山徑，我們的全部隊伍，既在這用備了過去，打破了敵人還在荆新關一帶出地半潛藏反支隊伍的計劃，驟然地進入了荊南地區。

作靈鍾

! 去出滾

我們一面想着一面說，把我們搬到什麼地方去呢？好罷，我們很快的把行李整理好。一個錢袋，三四個寶鏡，還有三四個工銀，把共有行李捆紮上車。我前後裏面就跟着上車了。因為街上被土匪壓住了，走不到半里才知道是土匪搶的轎車。同時看見今天幾處巡邏兵，檢查路障，逮捕特務人員，還有警察團官處的副官押同家眷輩。我們被監獄員帶上了車。轎車上放了一堆又髒又臭的爛草，放下。我剛到的墊子車內，只聽見車輪滾上石板釘，在橫道的石板上「噠噠」作響。車是不停的向前駛着。我們長門趕上一個小孔中向外探視着，只見到處都是打劫裝束，人聲鼎沸，望遠，什麼也不見了。

差不多有十幾分鐘，聽到有一個高大的鐵門，很笨重的開動着，不一會就

叫我們停下了，聚類的衣服揭開了。才知道這兒站在二排後門前面的巷子裏，是巡防營一個警員看守着吧，等了一會，才來了一個警員，一手拿了一根三尺長的木棍，一手拿了一小塊紙，他很快敲開門進去，把他鎖入門內。我先進了這個院子，兩邊不過一丈多長，六尺寬窄的小土牆，在土牆上砌着一層木板。我用眼睛掃視我的所在，到處是鐵窗，發現木板牆頭有一隻女人穿時的棉襪子，啊，我明白了（附卷）

太白川裏

翻過投役的一列小山頭，我們便遇入了時在驛頭的，不再是牛馬群的遊蕩，也有的遊蕩，而是一片黃色的田園；稻子綠了，高粱熟了，高粱上結着，鴨子鵝子游水嬉戲着。當不走到到高山，我竟以為到了京都。

高原上

四道上的草原路走，慢慢的就爬上了高原，除了有大湖外，看不見一點樹木，只有牛羊多到無算，這我們也



說書  
連載  
卜掌村演義

李

[illegible]

我們怎樣在新疆監獄  
渡過四年、（七）  
曹建培

曹建培

**從第四監獄到第一監獄**

我到後食第二天，剛開完早飯，突然小門一格鬥，把一下開了，又聽監獄長說：『你們有小孔中探視一下。』

『你們吃飽了沒有？』我問探視的問。

『吃得飽。』我們也很高興地答覆。

『把你們的行李都捆好，我有點生氣的樣子，同說了當的裝。』

『快跑！』一聲，小門關了。

叫我下車，頂面上仍然被大衣裹着，監獄員替着我的大衣向前走，眼睛看着我自己的腳底下一尺多寬口地方，快要走到一道門去，不知一個什麼人，我的耳鼓輕輕的問了一聲：『你是那一個號子的？』他的意思我聽明白了，他問我從第四監獄抓一個犯人裏出來的。

『東越五號。』我簡單的回答。

於是隨到他們低矮的說：

『把他們牽到東排十一號裏去。』

一個個房子，每個房子裏有三張床，又發給茶壺的長方形的鐵匣，大銅鑪在那裏。房裏還有一盞燈，不見得光亮，這一切呢，連間房子會男女幾位，我沒一陣心不放。

我搬起了不穩。

機關開了，一位同志都來，約來了，仍前四人，仍

把我們倆送到什麼地方去呢？好罷，我們很快的把行李運到，一共有三四個巡警，把我倆行李都帶着上車。我前後着張臉坐在車上，因為前衣被衣服壓住了，手到車窗才知道是怎麼樣的轉動。同時看見了今天被親視的巡警們，除張臉外，還有幾位的人，仍有警察官寫的副官律同家來觀望。我們被監禁到了車站上，結果上了一班又過又黑的列車中放下了。我回到我的坐位上，只聽見我的枕上的鐵釘，機道的石板上（像鐵）

理我躺下了，蒙的衣被，掃開了。才知道我姑站在，一掃把門前的毯子裏，竟站着一個警員看守着，等一等，等了一會，才來了些賊賊，一手拿了一根三尺長長的木棍，一手拿了一小繩子，把他鎖的錢筒子綁起，把我鎖入門內。我首先進了這間屋子，我內不過一丈多寬，六尺來寬的小小，在土炕上磨磨一層木板。我用眼睛掃目的在所中到處巡視着，發現木板縫間有一隻女人穿過的棉襪子，啊！我明白了。

大白川裏

監獄，我們沒有散步，每天只許的時間，各獄子監獄大房一到，我雖離不到人，離那鄰近的警署，後聽見二三個獄犯被提到刑罰，不為發覺。（本文原載於大阪朝日新聞）

好，我們趕上了一個小孔中向外觀看，只見到處都是房屋和樹林，什麼也不錯失了。差不了有十幾分鐘，總算有一個高大的鐵門，很寬闊的開着，不一會就

一日夜  
浪浪開水  
都吃飽了  
多吃飯的  
還是相信  
吃飽飯許  
提防後路  
要第一宗  
冷火預防

這道上的路走，慢慢的就爬上了除了有大瀑布，看不見一點的原野，使人感到是到了一個遙遠的一個村莊周圍的大樹，遠遠的望去像一片綠林。

田裏種的是麥子，老樹只是喝的水却幹得乾巴巴的。

中午過

出來面向西去，有一條的大山，這就是單行人不

[illegible]